

800839

NIANGQING

冯亦代 编译
郑之岱

DEXIN

NIANGQING

DEXIN 年轻的心

NIANGQING
DEXIN

034-32

8102.1



034-32

860384

034-32

—

3102.1

3102.1

年轻的心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唐伟杰

年轻的心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692 1/32 9印张 168千字

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定价1.35元

目 录

生活的开始	露丝·苏柯 1
伤心的新衣	陶乐赛·派克 22
暴行的序曲	阿·哈尔柏 34
曼城的母亲	玛琪·蕾·劳林斯 51
经济学工读生	乔治·密尔彭 63
地神的儿子	鲍尔顿·迪尔 84
马拉松运动员	乔治·哈·考克斯 99
自信心	凯瑟琳·布拉雪 121
美满的前程	约翰·厄普代克 147
年轻的老汉	辛克莱·刘易斯 165
母子情	玛琳·塞尔姆 185
试车	西奥多·汤姆斯 203
断了的樱桃树	古西·司徒华 209
伐木工人	威·德·惠彻莱尔 226
孝子贤孙	约翰·契弗 245
编译后记	冯亦代 郑之岱 278

生活的开始

露丝·苏柯

施威柴一家人围着苔茜忙得不可开交，艾默尔·克路斯先生正好上镇来采购，他们必须赶在他办完事走之前，把她的行装准备好。这一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艾默尔随时接走苔茜。可是他们不愿意早些动手，非等他来到跟前，才忙乱起来。他们老说，“哦，今天雨下得这么大，路上泥泞不堪，谁都说他不会来的，也许下星期吧。”他们一天推一天，总那么拖着。

现在到了最后一分钟，施威柴太太抓了瞎，拼命把苔茜的日用衣物乱塞在一只套筒式的旧提包里。床也没有来得及铺齐就在上面打行装，赶快把苔茜送出门，施威柴太太还要到那伍德华尔斯家去洗衣服。可是苔茜的东西横七竖八地撒满在深褐色的绒被上，起伏不平的床单在雨天里更显得肮脏破皱。整个卧室在歪斜的屋顶和破旧的格子玻璃窗下显得同样的凌乱，那只兼当梳妆台用的五斗柜上摆满了别针、发卷、断木梳、绸带，还放着一盏冒烟的油灯；壁厨的门打开着，里面的破衣烂衫和旧鞋乱成一团……一家人全睡在这个小房间里——施威柴太太和小儿子杜怀德占了这张床，两个女儿挤在墙边的行军榻上。

“妈妈，那件方格连衣裙的腰带找不着。”

“哦，总在哪个角落里吧？噢，我看你就别用它了。我要是见到，明儿再捎给你。总有人打镇上过的。”

她本来打算在苔茜下乡去帮工之前，把她的衣服都修改一下，补齐了。可是不知怎么的……唉，每天回到家来总有那么许多乱七八糟的事缠得她腾不出手来。白天老在外面替人家洗衣服，打扫卫生；剩不下多少时间来料理自己的家务。

今天出工又晚了。伍德华尔斯要她提前洗出衣服，然后在下工以前打扫一下屋子。但她实在没有办法，她必须先把苔茜送走，自己才系上围裙准备出门。艾默尔进门时——她已戴上那顶快变成灰白的蓝色女工布帽，穿好窄袖口的黑色外衣，正要出去洗衣服。

她问女儿，“你的衬衣衬裤是不是又穿脏了？”

“都脏了。妈妈，你上星期没有替我们换洗。”

“好吧，就穿着身上那一套走吧。也许有办法给你捎去干净的。”

“艾默尔家的人每星期都到镇上来吧？”苔茜想知道。

“对，但是他们不一定肯把你带到镇上来。”说着她把余下的东西尽量塞到套筒提包里，心里对她那孤苦无助，煎熬焦虑的命运很清楚，但还得对付着活下去。

“苔茜，现在你什么事都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早已穿戴好，妈妈，我要换一条绸带。”

“那条绸带说不定压在提包底下。你也不用忙着打扮。这可不是走亲戚。”

苔茜依旧在镜子里瞄了一下自己的脸——长得不算漂亮，完全是“施威柴家”的血统，瘦小，一对浅色而紧紧挨在一起的小眼睛，头发稀疏而略带粉红色。可是到底长得怎么不漂亮，自己也说不清。她是家里的长女，凡是赠送给施威柴家穿的旧衣服，总是由她先挑。高尔迪和杜怀德十分嫉妒她。在她的小天地里，她算是个重要人物。她最喜欢的那件浅蓝色大衣原来是镇上律师的女儿，爱丽丝·布洛格的衣服。可是穿在她身上，却吊在骨节突出的膝头上，一边高一边低，前面的纽扣缝得太低了。这都是因为她母亲匆匆忙忙替她修改过的缘故。

临行前，施威柴太太瞧着女儿十分发愁，那么多该叮嘱的事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苔茜除了到过她住在莱哈的那位舅舅弗莱德的家之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女孩子还以为只要能走出家门，事情都一样。她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好吧，让她自己去摸索吧——不过情况变得太快了。眼下是替别人去帮工——这是首先必须学会的。艾默尔和艾德娜·克路斯是一对很有办法的年轻夫妇。他们是不会错待苔茜的。一个女孩子能在他们家学着帮工就算运气不坏。但是究竟和在家的時候不一样。

至于苔茜本人则是十分自豪的。她以为一个人能“开始帮工赚钱”是很了不起的。她想到这每周一元半钱的工资可以为自己买多少东西。别的孩子只能呆呆地站着，眼巴巴地瞧着她这副神气劲儿。他们心里多么期望也能和苔茜那样出门帮工去呀。

这时一辆汽车开进来了，把泥塘的水溅得四处都是，然

后逐渐放慢速度。“他已经办完事了！苔茜衣服穿整齐了没有？高尔迪——赶快去说一声，姐姐就来了。”

“不，让我来告诉他，我来！”杜怀德抢着说。

“好吧——两个人一块儿去说。老天呀！……”

妈妈急忙束好那只塞得鼓鼓的套筒提包，上面的带子又断了。

“好啦，就抱着它走吧。”

提包实在太旧，这是她的丈夫莫尔特生前提着它出门兜生意时用的。他早已把它磨得稀烂。

“好，我看你就这么走吧。人家是不愿意耽误时间的。我会想办法把那些没有带的东西捎给你的。”

她转过脸去瞧着苔茜，脑子里转着念头。有什么办法呢，人人都这么说。苔茜只能出去帮工，她迟早得学会。不过，现在就让她出去受苦，心里到底舍不得。她很明白这一切事情的含义。“好——你尽力好好地干一个夏天，那么他们就会留你干下去的。我希望他们有时也会带你到镇上来。”

苔茜看到妈妈在掉眼泪，她那张不太漂亮的小脸也突然恐慌得发白，妈妈那对瘦而有力的胳膊充满母爱地紧紧接着她。她刚刚得意的心情，现在突然暗淡下去了，就好象泼上了凉水。

艾默尔的新轿车已经停在高低不平的路旁，虽然溅上了泥水还是挺吓唬人的。四个轮子上滚满厚厚的泥层。这种天气很不适宜开汽车，马路上一摊摊黄泥浆，轮子滚过的地方都压出水来了。这条狭窄的马路到了郊外，两旁房屋

逐渐减少，上了小山更是人烟稀少，一片荒凉。艾默尔坐在前面开车，后座堆着大箱的食品杂货等等。

“后边能挤出个坐位吗？”他和气地问道。“泥水太多，我没法下车。”

“不用下车”，施威柴太太急忙说。“她的东西放在后面地上就可以了。”她又加了一句，尽量显得有礼貌，“郊外的路不好开汽车吧？”

“是呀，可是农民们都习惯这种道路，倒也没什么。”

“您说得对。”

他看到施威柴太太脸上的泪痕，就想走得愈快愈好。她又一次匆匆地拥抱了一下苔茜，女孩就爬过杂货箱子，挤入后座的空处。

“我想明儿您有空上镇里来会捎带她一块来吧，”施威柴太太不好意思地说。

“没错。我们一定带她上来。”

他发动一下引擎。机器吼叫一声又半死不活地不动了，车轮在厚厚的烂泥里空打着转。

一瞬间，苔茜吃惊地瞥见了自家的家院——这座小房子建在路边的斜坡上，风霜雨雪早已把它打成灰褐色，雨水浸透的地方尤其显得发黑；斜倾的前廊屋檐被水泡成狗牙一样凹凸不平，四周一群乌毛小鸡忙着在泥地里啄食；到处是孩子们昨天玩过的碎片，小石子，破木车，几个旧木桶的盖子；后院的晾衣绳上还飘着一块从褪了色的内衣上扯下来的破布。院里院外长满了蓬蒿草丛，野草一直长到塌陷进去的路边烂泥沟里。高尔迪和杜怀德弟弟呆呆地瞅着

她。她又一次看到母亲的脸庞——瘦弱，慈祥；由于经常饮泣两颊干瘪，双眼发红；牙也坏了……身上一件旧大衣，厚底靴和洗衣工的便帽，两只关节肿大、布满老茧的粗手，紧紧揪着外衣。昨天还玩着的东西已经乱散各处，树枝上挂着他们荡秋千用的绳子，这时已被雨水泡胀，坐板也凹了下去……

汽车开走了，在湿泥地上打着滑。她拼命挥手道别，他们也向她挥手。她忽然才明白过来，自己正在远离家人。

施威柴太太稍稍站了一会，立刻跑到一棵黄杨树下的抽水机前，在她出工之前先替孩子们打满一桶清水。

苔茜在汽车冲下土坡的时候，赶忙紧紧抓住坐垫。艾默尔根本没在车轮上挂铁链，他对这种道路满不在乎。汽车下坡时，他只是放慢一点速度偏离大路，开进那深及膝头的草径。她慌忙向后看，一手紧握着头上的帽子。

翻过这座小山——家院就隐去了。这辆大轿车，脚边地板上的套筒提包，走在乡村道路上的感觉，竟把一切事物都改变了。这一点她已开始觉察到。

马路的另一边是邓克尔家的房子。白色的门窗紧闭，百叶窗冷冷清清地关着。果树底下还放着一只破藤椅。邓克尔家是老式的天主教徒，他们从来不出门。前院种了一排高大的松树，深褐色的树干上张开着的湿淋淋绿枝丫，这时也给雨水冲得乌黑锃亮，地上尽是松软的湿土，使人看了不免打寒噤。

转过头去瞧对面，一片空旷的牧场；遍地虽然青翠碧

绿,但是又湿又冷,山上多的是石灰石,已经被雨水侵蚀成千疮百孔。越过山丘,极目之处全是郁郁森林顶着低沉的天际。

汽车又开上大路,颠簸着驶过一座小木桥,下面是从牧场里流出来的小河,河水已快溢出岸边。苔茜忙着看水面上的无数泡沫,河边高高的乱草随着水流倾倒一边,有几只破铁罐卡在乱石中漂不出去。

她直着身子往外瞧,脸上一付郑重其事的样子,显得又兴奋,又不敢放肆。一路的景色把她的两只小眼睛忙坏了;无论是路面上灌满泥水的窟窿,还是沿途野生的结着累累果实的矮丛林,都逃不过她的敏锐眼光。她只管牢牢抓住坐垫,不管汽车蹦得多高,她也不敢吱声。

她很懂得坐车远行的趣味。记得有一次下雨的星期天,布洛格先生让她们一家人坐着他的汽车从教堂回家,她和弟弟妹妹一起挤在后座上,可是两边都给雨篷挡住,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泥水味。当他们遇到派蒂先生开着福特大卡车准备上镇里去办货时,他们便一齐跟在车后喊,“派蒂先生,您是到镇上去吗?”有时他好心地说,“好,上车吧!”他们就从卡车后部爬上去,相互说道,“他说我们可以跟着他坐车去。”

艾默尔的汽车驶过黑色的田野时,她可以看到成行成行的小玉米叶子已经钻出地面。近处是湿漉漉的漆树丛,还可以听到什么地方有水泵哒哒地抽水的声音。牛羊群默默地在草丛里咀嚼着。牧场上不时出现几株密枝茂叶的大树。她用脚踢了一下放在地板上的提包,身子的两旁堆满

了杂用品箱子盒子等。她好奇地仔细观察这些木箱和纸盒，有的上面画着鲜菠萝，那是施威柴家不常见的食品。她猜想艾德娜可能用来做菜吃；也许她可以提示一下做个菠萝点心之类。

现在完全进入农村了。再想瞧一瞧自己的家院是不可能的了——那幢小木屋，浸透雨水，黯淡地孤立在山坡的蒿蓬中。嗓门里象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她愿意陪艾德娜的孩子们玩游戏，可是高尔迪和杜怀德就不能和姊姊玩了。她一直对长女之职十分自豪，现在可要跟着艾默尔和艾德娜一起出入，这种自豪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她真想和艾默尔并排坐在前面。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让她坐在前面。她很想打听一下，这些农家都住的是什么人；艾默尔的孩子有多大，每星期六晚上，艾默尔夫妇是不是都去看电影。艾默尔买得起这样的大轿车，家里一定很有钱。曼辛格尔太太曾经说过，艾默尔的农场里造了新房子，而且装有水管子。也许他们会带她一起去看电影，她得先暗示一下。

那次到弗雷德舅舅家去探亲，坐的是火车，她更喜欢坐火车。她希望这次旅行也能走得远些，于是对艾默尔喊道：

“你说，离开你们家还有多远？”

“说什么？”他回过头来问。“哦，就在路那头。你害怕在泥浆里开汽车吧？”

“我不怕。我最爱坐汽车。”

她瞅着艾默尔的后背，他头上不经意地戴了顶旧毡帽，颈子晒得很黑，金黄色的鬃毛露在衬衫的领子外。他身强

力壮，满不在乎地俯在方向盘上，一定是个第一流的司机。艾默尔和艾德娜是一对年轻夫妻，据曼辛格尔太太说，他俩比一般农民的家底厚些，又好与人竞争。因此苔茜现在觉得自己也沾点光。

“我们到了！”

“哦，这就是你们的家吗？”苔茜热诚地喊道。

那座房子造在离大道还有一段路的地方，前院宽敞，除了地上新长的稀稀拉拉的小草之外，空无一物。房子小巧新颖，漆成鲜艳的淡黄色。谷仓也是新建的，又大又漂亮，旁边附有水泥槽，都是用砖砌成各式图案。树还没种上。汽车开到后院靠近后门时，一阵刺骨的冷风迎面刮来。

艾德娜走到石阶上来迎接，艾默尔一面搬出杂货箱子，一面对她咧着嘴笑，她也媚眼相报，和蔼地说：

“噢，你把苔茜带来了。你好，苔茜，今年夏天你跟我们一块儿过吧？”

“我看是吧，”苔茜庄重地说。可是跳下车来站在冷风里，她又忽然感到有点害臊和凄凉。

“对，我把她捎来了，”艾默尔说。

“路上很不好走吧？”

“有点儿不太好走。怎么样？”

“噢，我想今天抽点时间上妈妈家去一次。”

“哦，这没问题。”

苔茜竖起耳朵细听，又可以坐汽车了。这可使她高兴。

“朝门里看，”艾德娜妩媚地轻声说着，又把头转向纱门。

两个金发小圆脑袋紧贴着铁纱门往外张望，齐声喊叫“爸爸，爸爸！”艾默尔不好意思而又颇为自豪地咧着嘴笑，两臂抱着装满食品罐头的箱子，佯作惊奇的样子，皱着眉问道：

“你们都是谁家的孩子？尽喊爸爸干什么？你以为爸爸不给你们买东西吧？”他正和艾德娜一起走进厨房，忽然想起站在门外的苔茜，连忙喊道：

“哦，苔茜，进来呀！”

苔茜站在那里，手足无措，有点感到没人理睬似的；只见厨房里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儿毕莱，拼命缠着艾默尔要糖吃，小的男孩刚会走路，笑着跟在后面打转悠。她一眼就把四周看得清清楚楚，蓝白格子的油漆地擦得雪亮，炉灶上铝制品和搪磁器皿样样分明，灶边镶嵌的柚木都是崭新的。艾德娜半笑半嗔，责备丈夫又疼孩子。毕莱终于逼着爸爸拿出糖来，苔茜的一对小眼睛盯着柠檬水果糖，艾德娜早已看在眼里。

“给苔茜一块糖，”她说。

他没有把糖送到苔茜手里，要她自己过去拿。她注意到艾德娜把一口袋糖块藏到碗橱的顶层一只大盘子里。她希望他们不久还会分给她一点儿。

“我的套筒手提包在外面汽车上，”她提醒他们。

“哦，艾默尔，你去替她拿进来吧，”艾德娜说。

“什么？”

“她的衣箱——或是什么行李，在外面车上。”

“哦，没错，”艾默尔兴致颇高地咧着嘴。

“不过是一只旧的套筒手提包，”苔茜搭着腔。“已经用得很旧了。本来是我爸爸的，今天早晨妈妈装包的时候又把皮带扯断了。我们家没有衣箱。我只好这个提包，这是家里仅有一只，妈妈不肯给我买一只新的。”

艾德娜客气地挑起双眉。她弯下腰去假装要拍那个向她摇摇晃晃走来的小儿子，一面抱起孩子用脸擦着他的一头滑稽的金黄头发卷儿。

苔茜认真地瞧着他们。“我没有想到你们家有两个男孩儿。我还以为是一男一女。现在一般家庭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嗯——”艾德娜不在意地回答她。“你到外面去和艾默尔拿你的东西，苔茜，”她说。“你现在可以趁空打开你的手提包。随你的便。然后到厨房来帮我做饭。你知道，找你来是给我帮工来的，”她提醒苔茜。

苔茜低下头，跟着艾默尔走上新得发亮的楼梯。过道上铺了两块很干净的绳织地毯，盖住油成黄色的地板。艾默尔把她的提包放在一间卧室里。

“你的东西在这儿！”

她听到他蹬蹬地走下楼去，又听到厨房里一片喃喃笑语。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苔茜连忙跑到窗口瞧着下面的艾默尔大踏步地走向谷仓。

她非常好奇地细看自己那间卧室的摆设。地板也是油得锃亮。她单独有张床——一张小小的老式木床，大概是剩下的旧木器；房子里有铁管子和热水箱。她非把样样装置看个清楚不可，可她只敢偷偷地瞧，踮着脚尖来回走着，

又想去拉开五斗柜的抽屉，然后看了一会儿窗外的景色。她脱下身上的外衣和帽子，放在床上。她不愿意立刻打开自己的提包，不如下楼去帮助艾德娜做饭吧。

她估计人家是希望她下楼去和他们呆在一起的。

这时，艾默尔进屋来吃午饭。他带进来一身的泥水和室外的冷空气。炉灶已经点燃，但是新得发亮的小厨房总显得不热闹，桌上铺的是白色油布，高脚凳上坐着的那个娃娃，两只胖乎乎的小手长满斑点。

艾德娜对艾默尔使了个眼色，苔茜没有留意。她站在离炉灶远远的地方瞧着那个小娃娃，艾德娜一个人围着灶头忙碌。

“他已经能说不少话了，对吗？杜怀德象他这么小的时候只会叫妈妈。”

艾德娜没有转过身来，她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艾默尔已经回来吃饭，苔茜，我们要快点干才行。你必须帮我铺桌子端菜，你可以把面包切成片，把盘子放好。你知道，你得卖劲儿干。找你来是干活的。”

苔茜露出惊讶的神色，既害怕又带点失望。“噢，可我不知道你家的面包放在什么地方。”

“今天早晨我教过你放的地方，你忘了吗？就在那边的食柜里，装在一只大盒子里。你得好好记住每样东西放的地方。”

艾默尔看到艾德娜的眼色，觉得有点尴尬，只得走到水池边，一面洗手一面吹口哨。

“爸爸的小儿子怎么样呀？”他大声地说，又在孩子的下

巴颜上逗他一下。

艾德娜从他的身边走过，边摇头边撅嘴，“整个上午就那样！”

他会意地咧着嘴。然后两人的脸都收起笑容。

苔茜听不清他们两人在嘀咕些什么，但是她瞅着两人的脸色，不敢吱声，只是模糊地猜到些什么。从早晨起心上老感到阵阵的隐痛，起先只对艾德娜的每样东西觉得新奇，现在这莫名的疼痛又涌上心头。她体会到一种完全和过去不同的气氛——她和两个男孩所处的地位就令人惊异的有区别，现在她才稍稍明白临行前妈妈说的：这可不是去走亲戚家。

她低声地说，“我看我的牙又要痛了。”

好象没有人听到她在说什么。

艾德娜慌忙捞起土豆，沥干水……“你赶快给我拿个盘子来，苔茜。”苔茜找了好一会儿，艾德娜不耐烦地用手指一下。艾德娜把餐具一件件亲手放上桌子。她那年轻红润的双唇闭得紧紧地，她暗暗下了决心。

苔茜则犹豫不决地站在厨房中心，瘦骨嶙峋不为人爱。毕莱——又白又胖，穿了一身挺逗人的深蓝色水手服，忙着的厨房里东撞西闯。苔茜忽然想起来，一把抱起毕莱往餐桌边塞。他大叫大闹。艾德娜吃惊地转过身来，厉色相对。

⑨“我想把他抱到桌上来吃饭，”苔茜小心地解释道。

“你把他吓坏了。他和你不熟。他不喜欢别人抱他。毕莱，别哭啦，那个姑娘不是有意这么干的。”

“来，来，爸爸把你放在坐位上，”艾默尔赶忙说。